

新式標點
俞曲園書札

冰心主人點標



1932

上海大中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三版

▲俞曲園書札▼全一冊定價大洋四角

標點者冰心主人

不許
照樣

出版者大中書局

杭州羊頭牌樓南京花牌樓

大中書局

分發行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自克路九
如里七號 大中書局

俞曲園書札序

德清俞蔭甫太史曲園先生，有清同光間一代經師也。僑居閩閩城，作吳下寓公，廉主講席者數十年。賓當弱冠，嘗因潘順之前輩之介紹，得請業問字於先生，蒙賜晉接，并賚春在堂全書一部，由是朝夕諷誦，得以窺見先生之文章經術，而後知先生之以文雄斯世，當時所稱爲「南俞北張」者，良非虛譽焉。曲園書札，全書中之一種，特先生之緒餘耳。然其知人論世，識高學博之處，殊於人立身求學處世，均書大裨，故常心好之，欲刊行單本，以廣流傳。今見以此，校勘精詳，字體端好，實先得吾心。因樂贊其成，而不辭謾陋，爲之序云。己未孟春，古吳王家賓謹識。

曲園書札目錄

德清俞樾

與蕭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上祁春風相國

再上春風相國

與王輔帆觀察

上曾滌生提帥

與浙撫馬穀山中丞

與蔣蘋泉方伯

與杭州劉笏堂太守

與補帆

與李少荃前輩

與吳和甫前輩

與李闡生同年

與崇地山同年

與女婿許子原

與次女繡孫

與鐵子高

又與子高

又與子高

與蔣蘋泉方伯

與高伯平

俞曲園書札 目錄

與談仲修

上祁春圃相國

與蔣蘿泉中丞

與李少荃同年前輩

與應敏齋同年

與李少荃前輩

與孫琴西同年

與吳和甫前輩

與應敏齋

與楊石泉方伯

與潘玉泉觀察

與戴子高

與李肅毅伯

與沈吉齋

與談仲修

與柳質卿

上曾濂生爵相

與曾樞元同平

又與黃元同

與黃元同

與沈吉齋

上湘鄉相國

與潘伯寅侍郎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上曾濂生使相

與馬穀山制府

與丁禹生中丞

與杜小舫方伯

與杜遠衡同年

與李少荃參知

與喬鶴儕中丞

與孫琴西

與李筱泉中丞

與勒少仲同年

與馬穀山制府

與彭雪琴侍郎

與彭麗崧孝廉

與朱伯華比部

與王甫兄

與王補帆

與彭雪琴侍郎

與曾樞元中丞

與孫琴西

俞曲園書札 目錄

四

與王補帆

與胡荄甫農部

與汪謝城廣文

與吳平齋觀察

與王康侯女婿

與彭麗崧孝廉

與卞頌臣中丞

與袁小午同年

與孟蘭艇

與許星叔京卿

與丁禹生中丞

與勒少仲同年

與李少芸相國

與陸存齋觀察

與馬穀山制府

與李筱荃中丞

與王補帆

與傅星源觀察同年

與魏稼孫

與汪蓮府

與李筱荃制府

與劉叔俛

上曾濂生爵相

與謝夢漁同年

與王補帆中丞同年

與沈三三

與李少荃爵相

與王補帆同年

又與補帆

與沈仲復觀察

上曾濂生候相

與李少荃伯相

與李筱荃制府

與彭雪琴侍郎

與世襲一等候曾勸剛

與楊石泉中丞

與次女繡孫

與王甫兄

又

與彭雪琴侍郎

與金眉生廉訪

與吳平齋

與李少荃相國

與曾樞元中丞

與彭雪琴侍郎

又與彭雪琴侍郎

與彭雪琴侍郎

與張嘯山唐端甫

與孫歎伯

與王子莊孝廉

與彭雪琴侍郎

與王補帆同年

與鍾子勤孝廉

與楊石泉中丞

與王補帆同年

與張香濤學使

與李筱荃制府

與孫琴西廉訪同年

與張振軒中丞

與吳煥卿

與李黼堂中丞

與汪柳門太史

與李少荃相國

與杜蓮衢同年

與蒯子範太守

與應敏齋方伯

與吳仲宣制府

與王補帆同年

與陶芑孫

與徐花農

與李輔堂中丞

與王輔帆同年

與唐荔農觀察

與李少荃相國

與吳平齋

與丁禹生中丞

與楊石泉中丞

又

與蔣鴻香茂才

與陶柳門州同

與李少荃伯相

與吳梅臣茂才

與馮竹孺觀察

與方子箴廉訪

與吳祁甫孝廉

與楊鐵山

與王夢徵

與日本儒官竹添卉井

與李少荃伯相

與杜小舫觀察

與王子獻孝以

與徐花農孝廉

俞曲園書札 目錄

八

與彭雪琴侍郎

與李少荃伯相

與江小雲觀察

與徐花農

與彭雪琴親家

與亡室姚夫人

與孫琴西太僕

與梅小巖中丞

與彭雪琴親家

與吳平齋

又

與曾勸剛通候

與楊子玉

與汪柳門侍講

又與汪柳門

又與汪柳門

與李黼堂方伯

與朱玉圃同年

與日本國僧小雨上人

與劉仲良中丞

復王韜甫此部

與日本人竹澤進一

與會沅浦制府

與兄子祖綏

與曾勣剛襲候

與王夢薇

與許榴仙

與林陰仰雪翁

(其人與之書不著姓名自云生平於天下所最慕
者彭雪琴俞蔭甫也故自署所居云林陰仰雪庵)

與易笏山方伯

其二

與李黼堂中丞

其一

與張小雲明經

與沈穀人庶常

與沈穀人庶常

與李少荃相國

與潘譜琴庶常

其二

與宗湘文觀察

與嚴芝衡庶常

與潘伯寅尚書

與李憲之方伯

與吳廣安觀察

俞曲園書札

目錄

與鄭小坡孝廉

與王遜之親家

與孫婦彭書

與莊星叔尙書

與汪柳門侍郎

與徐花農學使

焚寄彭雪琴親家

與李少荃_{梅相}

與徐花農太史

與潘譜琴庶常

其二

俞曲園書札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頃閱邸抄，知承恩命，攝篆兩江。朝廷以節鉞付重臣，東南顧而金湯萬里，幕府以詩書爲
韜略，上下江之壁壘一新。不特鍾阜煙雲，有資管鑰；抑且珂鄉父老，都拜旌麾。逖聽之餘，增增起舞。
矣。撫禹津門，又將三載。今年承崇地山同年，延修天津府志，而苦無經費，未能設局，不過從故書
中鉤撮，終朝伏案，勞而無功。因思金陵爲名勝之區，又得閣下主持其間，未識有一席之地，可以位
置叢材否？近世以漸人而作白下寓公者，惟隨園老人，至今豔稱之。其人品，其學術，均非撫所心折，
然其數十年山林之福，實爲文人所罕有。而非尹文端爲制府，則亦安能有此耶？撫之薄福，固不敢
希冀；隨園而閣下助名，則高出文端萬萬矣。企予之私，率爾布陳，伏惟惠覽。

●上祁春圃相國

會曲園書札

自達函丈，十載於茲矣。恭聞東山養望，勛德日隆。姚崇救時，是稱賢相；桓榮稽古，親爲帝師。海內綏學之士，無不依附龍門，冀得一言以自壯。而樾迂拙之才，甘爲時棄，故未嘗奉尺書以干左右。惟己未歲曾寄呈詩稿十卷，亦未知得登鈞覽否？嗣後東南淪陷，航海北來，旅食津門，忽又三載杜門息轍，妄以譏述自娛。所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倘有成書，其第十四卷專論攷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津門有好學者，取以付梓，而獨得之見，終未敢自信。伏念吾師以經術倡導後進，凡治經者，舍函丈無所折衷；古之人或一面未謀，而負書車下以自獻，况樾幸出大賢之門，得附門下士之末，乃鰥鶩惄惄，不當意，而不敢求教於大君子，無乃自棄之尤者歟？謹寄呈一本，倘賜覽觀，有以正之，幸甚幸甚！

●再上春圃相國

樾前寄呈羣經平議一卷，惴惴焉懼根底淺薄，意義纏疏，不足當大君子一盼。乃竟於二十七日奉到還書，猥以小子之疎然，上博夫子之堯爾，殷殷獎掖，情見乎詞，甚媿甚媿。樾此書已算倘成，

惟家貧乏人鈔寫止有稿本今年宋雪帆前輩來津見其一二頗為許可小助刻資見在已將徵禮平議二卷寄京交舊徒汪儀卿水部校刊一俟畢工即當寄奉至此外各種尚在篋中深恐將來徒飽鼠蠹頃擬集衆擎之力次第刊行而時方多故當路諸公未遑留意於此旦此道闡淡好之者希叩寂求音未必有同聲之應或將來廢願有成尙求元晏一言爲三都增重想吾師以載成後進爲心不嫌妝嫫費謳也。

●與王補帆親家

來示有歸里種桑之意古人稱千畝桑與萬戶侯等然則老弟勳名可以方駕湘鄉矣一笑寒家蠶事惟先祖母最擅其長家母杭人已不能嗣音內人姪從其姑更可知矣又何論乎小女輩承問甚媿抑兄有一說蓄之已久請因閣下種桑之意而發之夫蠶桑之利與自西陵由來久矣然蠶之作繭本以自藏必糜爛之於鼎鑊而繚取其絲無乃不仁之甚自唐以來木棉之利日盛一日又變木本爲草本而其種益繁衣被天下駕蠶絲而上之豈造物者有意以彼易此乎吾湖蠶事

甲於海內，而兵興以來，受害最酷。菱湖荻港等處，向稱蠶桑淵藪，而村落化爲邱墟，人民轉於溝壑，幾乎靡有孑遺焉。意者積數百年養蠶之孽，而發之一旦乎？不然，吾湖風俗循良，諺云「湖州人苦腦子」，有何讐罪於天，而酷烈至此？是故廣種桑樹，不如多植木棉。天地之間，生命至重。凡蠕蠕者，無非與我並生之物。兄近來雖食瓜果，中得一蠶，必捉置青草間，明知未必能生，要使吾不見其死也。迂闊如此，老弟以爲何如？

●上曾滌生揆帥

樾自庚戌歲，幸出大賢門下，而不才之木，有負栽培，故厥乘以來，未嘗敢以一箋，瀆陳鈞聽。比聞手定東南，勛高中外，民望僕射，有如父兄。「天生李晟，原爲社稷」，真儒事業，亘古無儔。瞻望龍門，如在天上。頃至金陵，晤李少荃前輩，述知去歲尙蒙齒及，垂問殷殷，乃歎文中子門羅將相，而不肖如樾者，門生之籍，尙未刪除，景仰之餘，良深慚愧。樾自中州罷歸，自惟迂拙無補於時，閉戶撲經，妄事撰述，所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粗有成書。其第十四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天